

雲漢集

抄錄

⌘
u 2



490.28

Un

No. 4087
12 12 2



富士川文庫

352

雲漢集首卷詩抄

河内 中谷輝著

奉寄^抱節先生

飄然西去住何鄉
流水浮雲轉斷腸
不用向人說心事
燕山五月已飛霜

安政己未秋^抱八月二日^抱節先生沒時輝^卧病

往事回思三十年
生芻一水路悠然
壁間肖像如將語
病骨轉寒秋夜天

雲漢集卷之上

河内 中谷輝著

題釋奠考首

今茲明治己巳冬 本藩之學正業館成 知事櫻
井君授 孔子像於輝 余輝等釋奠於館矣蓋古
之治國家以造士為本造士以學為本而學之本在
先聖先師釋奠之所以作也及古之道衰人以自逞
其私智不復假乎學於是乎釋奠徒為世文具而非
禮之禮起焉如唐明皇王 孔子公侯其徒豈不然
乎宜其不能治國家也後儒不察焉奉以為常典不
亦悲夫伏惟本邦亦有釋奠久矣實始於 文武天
皇 天皇出於明皇之前專脩古之道政化大行內

外無虞遂創斯事垂模範千載非好學之君其孰能
與於此其禮以 孔子為先聖而先師史書不詳豈
不惜耶後世不敢補備敬之至也今 知事君使輝
等持釋奠於 孔子者蓋因之乎爾輝等雖不敏豈
可敢不奉 余從事哉若夫古義則禮記具焉乃作

釋奠考

釋奠考

釋奠學宮祭先聖先師之禮也或以祭先老唯
設置其物而無迎尸以下之事所以名釋奠也
其物多用菜故又曰釋菜又曰祭菜鄭玄以釋

為釋菜之義以奠為奠幣之義非也釋奠二字古時通用不可泥儀禮奠菜之言可徵焉或曰春曰釋奠秋曰釋菜殊不知古者四時皆有此祭不特春秋且其言與禮記諸篇不合亦不可從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後世釋奠必用二月上丁者據此文也然古者四時皆有此禮但天子親往視之特在仲春之月已月令所以書之也不可不知焉鄭注年習舞者順

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先師以禮之也

得之又援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是直叙夏時

事豈足以解此章之義耶無用之言也集注必用

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可謂迂說矣陳祥

道曰釋奠日用上下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教宜明

曲禮之認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今從此說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凡學者謂國中諸學也先師鄭注周禮曰凡有道

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

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得之集注先師謂前
代明習此事之師也前代宜作前世何則苟有其
人便以為先師可也何必求諸前代蓋孔疏避唐
太宗諱代世以代而陳氏襲之可謂謬矣古者四
時皆有釋奠而此章不言夏鄭注夏從春可知也
可謂牽強矣按康熙字典奠字注援此章官字作
夏編字典者必有所據今從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國中諸學之始立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重學也
及其行事又必用幣敬先聖也與四時常典獨釋

奠于先師者殊矣鄭注先聖周公者孔子是以

後世之禮解古之禮者不可從也古者有四代之
學而祀四代之聖人舜禹湯文武周公其人也是
四學各有先聖也猶四教各有先師豈可以後世
之禮視諸且鄭意謂孔子前以周公為先聖

孔子後以孔子為先聖也殊不知禮記所載釋
奠皆孔子前禮樂盛行時事矣亦可謂不鮮事
已後世或以周公為先聖而孔子為先師或以

孔子為先聖而顏子為先師至唐宋從孔子
以顏子以下數十人而與之爵蓋階級頗有黜陟

但徠物子論其僭妄見于論語微及文集今不贅
焉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
老

合鄭注以為與鄰國合集注以為合樂集注得之
夫釋奠之禮其物甚菲而有合樂有大合樂有養
老所主不在飲食而在禮樂故也是此禮第一義
不可不察焉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
征之地受年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

學以訊馘告

天子師之出也必受成於學其反也必釋奠于學
以訊馘告古人重聖人如斯矣後世文武殊門文
屬之學而武則否謂武非聖人所長也無它其所
以為武者不同故也噫

書釋奠考後

釋奠考成則容謂子曰釋奠與釋菜殊矣有樂者為
釋奠無樂者為釋菜見于文獻通考今子不辨之者
何也予曰文獻通考信如子言然與古經不合吾嘗

按周禮春官曰春入學舍菜合舞釋也禮記月令曰
 上丁舍樂正習舞釋菜舞即樂豈非釋菜有樂乎文
 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與當然後釋菜器
 乃禮樂之器也若無樂則器將何用焉下文曰不舞
 不授器言有故而不舞則不授器也可見無故則舞
 矣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合即合舞
 否者不舞也是亦無故則舞有故則不舞由此觀之
 或曰釋奠或曰釋菜其實一也大氏學宮之事主禮
 樂則有樂者其常也無樂者其變也豈二禮矣哉鄭
 玄乃解不舞不授器章曰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豈
 不無稽之甚耶集註同之文獻通考亦曰之耳是吾
 所以不取焉遂書

稽

序

續類聚方序

仲景之道高矣所以為不可企及也 皇邦自東洞
 氏唱古方而後之學者誦述其書者往往有之雖然
 特襲其方已莫有能務道者矣夫方者器也選諸方
 而供諸一故不可常用道者所以行方也得諸一而
 達諸方故不可不由置不可不由而恃不可常用雖

勉何為乎蓋東洞氏之取方無論千金外臺之所載
擇善從可芻蕘不棄鑿斷之所言可知焉非尽道者
胡能如此也後之學者不能察之徒借口古方矣夫
方者有形言而可喻所以名業也道者無形語而不
明非所以名業也名之所存真不存焉真之所存名
不存焉執其名而遺其真何得不謬耶今距東洞氏
屢數十年而學者猶且不達其言則仲景之道其亦
將墜乎吾抱節先生有慨于此故其教一以務道為
主實有補正類聚方之舉頃者又聚諸家方號為續
類聚方以授弟徒以示不厭方之雜示方之不厭雜
者是所以示道之不可不務也

散花新書叙

自外洋傳牛痘之種而吾邦鑿亦往以倡斯法實
保生之奇術也然人多怪而狐疑焉乃沉滯不行但
二三侯國說之局創之制假之勢又使吏誘諭境民
然後得施已矣屬者聞備前抱節先生方倡斯法則
國人來請焉者日進延及鄰國數月間至幾千人云
輝於是乎興歎曰有是哉本之不可不立也蓋先生
當今之高鑿罔論能活死起廢言不苟出出必有徵
事不苟作作必有驗國人所信之也夫一國所信

海內信之斯法行將行於海內乎矧既及鄰國也又矧二三侯國啟之也鈞是斯法而屯遭如彼流通如此豈可不思焉哉於是大阪人某梓散花新書乃先生述斯法者輝嘗從先生而遊今徙業已久矣不能贊一辭且書其首使海內覽者知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也嘉永三稔庚戌之夏

薜花画譜叙

夏夜始曙風氣方爽乃濯然如瓊使人心澄氣潔者薜乎實花之清者宜哉先儒有以比伯夷者矣然未聞有高顯君子愛之者獨何哉或曰憾其早殞殊不

知是以時之燻々也胡可憾也且不耐王室之如燬而餓於首陽之下者伯夷有之亦可謂相肖已夫濯然如瓊使人心澄氣潔其清至比伯夷然不愛于高顯君子豈不可惜哉近吾公種數百種於江戶邸中又旁米道路所見而日愛之遂命近臣画譜之以供異日之觀又以視諸臣在國者是胡唯愛之云爾哉亦見其樂之也太史公論伯夷曰得天子而名益彰亦可以贊斯花矣嘉永四年亥之秋

薜花印譜叙

客歲公在江戶種奇薜數百種於園際又米路旁

所見日與近臣賞之遂年画譜之既而謂画丹青之
假覽者不無疑焉更年編印譜即打真花而印之者
確乎不客疑矣往時歐陽氏有牡丹譜劉氏有芍藥
譜戴氏有竹譜范氏有梅及菊譜然未聞有画之者
何況印之乎是公之所特創也蓋公自幻耽典
籍嫻射騎旁及衆藝留心風雅乃此舉也雖小事乎
亦足以覘其才惠矣嘉永五壬子春

茵葦画譜叙

一日公賜宴輝預焉醉甚公偶示以茵葦画譜
捧觀之則詭形怪狀燦然相映輝於是不覺恍然久

矣滿坐怪之乃語之曰輝本境外之民棲遲村落間
頗愛邱壑趣時々與二三童子為物外之遊溪路所
經磐溪巖澗之中時或見茵葦茁生心竒之謂是造
化之妙工而莊周輩所取喻也與彼碧雲紅霞皆山
靈之所以樂我者歟陶然不能去焉遂采而歸復賞
諸机案上腐敗而後已者率為尔及浴息波籍本
藩乃為官途之人遂與邱壑違者幾年矣忽對此画
寧得無懷旧之心耶頗見嗤癡想焉居無幾公徵
叙文輝未知公所以俾編之之由也乃書宴中之
事以應余云嘉永五年壬子之春

整骨秘錄叙

今茲文久癸亥 國家將有防夷之役 本藩與焉
則塚口村鑿安田玄臺奉命著整骨秘錄以備戰場
之用夫防夷之役實 國家之大事黽勉殉事者何
限不唯控弦之士有職之士皆然矣不唯 本藩之
士海內之士皆然矣然是皆穀乎其上生長思沃之
中者誼固不可已焉玄臺則草莽之民而整骨非其
業也然而黽勉奉命不辭蓋其意謂優游自適亦清
世思沃誼亦不可已焉豈不民中之傑者也耶吾黨
有白燕人皆稱之夫鳥之白者不乏然在燕則之玄

臺事亦猶是乎玄臺來求予一言乃書之以繫卷首
若夫品其技則埃戰場之驗云

中備越成鄉嗜乎詩講業之暇諷咏為娛蓋以逸民
自居云屬者將行鑿於京師也客愛成鄉者惜其嫌
乎為榮名橘子曰不然也夫禹服之地歷代有貢士
之法上以取材材以佐政士之當此世其孰不文其
言度其行以冀籍重於本朝之上耶是以高尚之徒
無迹於輦轂之下也吾邦之制世臣是貴官祿限家
而國家之治猶運諸掌又何借於材矣士之生此世
假使超卓凌厲遂古何益於階級故不鑿則僧不僧

則諸賈百工亦得為逸民而已則在京師與在鄙邑亦何擇焉豈為嫌乎為榮名哉夫古之時政出自天子巡守述職之絡繹於途猶且有逸民家於京師者是或嫌乎為榮名矣方今大府當路於東武天子無事公卿臣室游閑相仍紫宸承明雖巍々何取乎政則不祗下之逸民也况成鄉之嗜乎詩諷詠為娛豈為嫌乎為榮名哉且也鑿者恬靜之業而京師多山水之勝是逸民之所宜何在其惜也所惜者成鄉不世之才使其為榮名何所不成而弗得不以逸民自居是已矣雖然君子之於爵位猶視破甑故榮名

不必榮名避世金馬門是也唯其憂國家故逸民不必逸民山中相是也由是觀之或為逸民或為榮名在余之何如耳何有乎君子則亦何惜焉客領而去遂書之以贈行副以詩

鴨水澹分宜濯子衣丸山響分宜米子薇言猶言
祥何為不嬉其勿自遠天子徵詩

送水城太可序

予嘗讀獨嘯菴漫遊雜記乃謂毫傑之士亦有樂于方技耶彼道藝被之身者宜若莫他之求焉讀至末端記東洋氏語乃悲獨嘯菴之心也不幸生昇平無

事時無一功之可達、塵以是取不朽於後世矣。又觀堀河氏之辯之、護園氏之逃之、彼友天下之豪傑、育天下之英才、以葺七竅之所蘊也、名聲逐雷霆而走、猶何問寸閔而議草根之為予、復悲獨嘯庵之孤、立於其世也。然及其徒龜井氏始以文學振於西海、而後其德不孤矣。予既悲獨嘯庵、又喜其徒之顯于今日、西海水城太可者、實龜井氏之徒也。客歲游東、備寓我難波先生塾、而從事方技也。蓋亦慕獨嘯菴者、茲歲丙申十二月將歸也、來別於予、予不敏、不能有裨乎太可、獨言所以悲獨嘯菴以為贈。

贈杉岡季翔叙

左青囊、右金匙、優遊閑雅、可以卒歲宜哉。世士君子、往々有逃於鑿也。雖然、人名有所學、學各有所當。士君子學雖高乎、何敢于鑿之事也。夫人之病萬態、質尔萬品、病與質成、苟非學其事而熟之者、則何以能審其狀焉。既能審狀、何以能窮其原焉。既能窮原、何以能明其機焉。或徵諸古名工之書乎、古名工之書、其言殘而其實湮矣。胡足以徵諸於是乎。意匠孤疑、於前而手改、首鼠於後、不誤人者、尠母乃疚哉。何在其優遊閑雅也。淡海杉岡季翔亦逃於鑿者矣。奮然

入京師寓諸老暨之門數年其事無所不學其學無所不熟遂以峙然于其黨焉今茲丙午將歸來過敵廬余既憾世士君子之終不能善卒歲又嘉李翔之將能之也遂書以慰其行

贈三輪太朗叙

遠江三輪心齋翁之二子太朗公德來寓於吾塾數年今茲丁巳太朗將往學醫於東備抱節先生也請予一言蓋予之少時學暨也亦嘗游先生之門乃得與翁交矣温乎其顏如有容焉至共講業於先生之前則持論的確莫有所屈然辭氣優游未嘗聞激厲

歸

之聲也人稱為敦厚長者無幾翁歸遠江予歸河內既而翁又游浪華路之所繇宿予廬旬餘乃復叩靡其事偲久不輟唯恐予之不達焉予益服其敦厚爾後各靡事於其土不能年駕數百里尋曰驩杳然如隔天者數十年于茲矣及二子之來乃聞翁不棄予每說其昔游必及予事夫予也徒業曠禮于同游多矣何以得諸翁也况數百里之遠况數十年之久况翁名望高於一方不乏友生乎愈益見其敦厚哉予少於翁數歲而億甚不能有所報翁也獨二子之在吾塾孜孜不休已見頭角矣異日其器之成曄以者

玉樹復々者芝蘭羅列其庭堦以樂翁之志者為可
度幾耳是即二子所以事翁而我所以行吾報者豈
可不與共圖之耶乃書之以授太朗若其所業則先
生當今鑿宗太朗往與其徒講諸其前宜如翁之故
焉乎爾是為叙

贈三輪太朗歸遠江叙

安政六年己未
二月五日發

遠江三輪太朗學鑿於東備難波先生其歸也路過
吾宅留數月余與之語時及其業則愀然如有不安
矣客有議之者曰先生當今之名家入其門者皆揚
々自得而太朗獨如斯何也母乃有所不尽乎學哉

余曰不然矣其父心齋翁亦先生之門人嘗有所不
安遂顯于其邦也今太朗亦將顯焉乎蓋不安則憤
々則激所以顯也夫太朗之於先生也人所學固學
之人所不學亦學之人所通固通之人所不通亦通
之豈謂不如儕類乎但其所自為說有與先生不合
者則亦有與翁不合者所以不安與雖然人各有所
見焉父不得強諸子師不得強諸弟子况太朗沿其
流而尋其源得其真而裁其迹非徒然者矣詎傷其
不合也吉益南涯氏嘗有與其父東洞氏不合者專
立已之說坦然不倚即先生之所師而其徒所尊也

然太朗不藉以為口實乃反恹然不安亦以見其恭
已矣夫太朗之富春秋而憤且激而才與為人亦如
斯加以翁之餘烈是何特顯于其邦而已耶又將及
邈方焉當其時也翁之喜何如先生之喜何如寧遑
問說之合不合矣乎乃太朗亦揚々自得於儕類之
外是真先生之徒哉是真先生之徒哉聞者悅書以
為太朗之贈

送春日叔觀叙

吾友春日叔觀家世仕東備其先考有故去住于浪
華叔觀從之遂以鑿頭今茲辛酉之九月備候余叔

觀復其藉以為浪華警衛軍鑿員十一月叔觀赴東
備謝恩路過尼碕予會諸逆旅謂之日吾聞子奉命
之日自同游門侶而凡相知識往來者皆噴々然傳
誦不已又各作歌詩以致子前榮之也夫子以業顯
已多年病客日以百數雖稚童亦信其為扁倉矣人
誰不榮之然而未有若今日之盛無他以其為百世
之策也蓋春日氏不藉乎備藩四十餘年今再沐君
恩祖宗之光爛然照子身實副其姓而所以貽孫謀
者亦存其中矣是豈與閭閻一世之榮比焉邪有樹
于茲譬々然生花則人皆釀告擊鮮群集喧謹又從

而賦焉詩焉歌焉舞焉賞賞之也夫樹有葉有枝有幹
有根無花未失為樹矣無根幹枝葉不可以為樹矣
然而人之所賞在花而不在根幹枝葉無他以其為
照映之美也人之所以榮今日之事者亦猶是乎雖
然根幹本也花未也苟本之不立未烏得獨生邪故
栽樹者所務在根幹耳根幹立而枝葉成焉枝葉成
而花生焉子之所以有今日之事者亦猶是乎可弗
思乎哉子之居業我見其勤未見其倦可謂務本者
已也自今以往愈滋脩厲不已以應荅君之洪恩乎
名望之增高將掩千里之外而榮之增臻胡特今日
之事邪叔觀曰予不敏何以能爾也然子本末之說
有適我意請載諸簡遂書以為贈

不
世
解
片
藏

雲漢集卷之十
...

明治廿年四月初三日門下西川午吉書之了

雲漢集卷之中

河内 中谷輝著

記

物子手寫易纂言記

但徠物子所手寫易纂言四本丹波世山山室某藏
之數世矣有故獻諸吾公時弘化丁未冬十有一月
也輝而觀之總二百八十一紙字皆細草而雅雋飛
動乃知其為真也輝偶獲通志堂印本曰讐之彼卷
首有諸圖解而此無之彼通編具本文而此除繫辭
傳外摘緊要字耳彼上下經每卦百圖之下標卦變

不
世
解
片
藏

及主文每文下標變卦在卦後標皆變卦而此皆不
之其他芟煩者頗多愈審其為真也蓋吳草廬亦一
名家世所景仰自非超然高視而不倥促於諸先儒
之言者其孰能如是乎抑物子歿已百有數十載世
滋寶其字焉然罕能獲之者况其闕經典者也况其
數百紙之多也伏以吾公夙崇物子之學用力墳籍
而特深於易精誠之感格之興至寶自擇所歸與豈
偶然乎哉公遂革其殼施之快珍襲之異而報賜某
以黃金若干某其藩中大夫家於都郎中亦好物子
之學去嘉永改元戊申秋七月小臣中谷輝揮手簪

首敬撰

東曠夫子校本徂徠集記

東曠夫子之於護老之集也盡心耳少時游瓊浦徃
還數千里背負之自隨苟聞有藏乎澤若善本者必
就讐之後住浪華數十年亦黽勉不輟於是乎標注
旁注正訛削衍訓詁典故叢然備焉晚喪之憾殊甚
矣每與人談及之未嘗不戚然也吾縣久保松子嚴
者祇役江都求護老之集於市而得夫子所喪之本
焉子嚴大喜如拱璧既歸斂於篋底不肯以假視人
矣今茲明治辛未冬夫子之子君成自讚入浪華拜

夫子之墳墓有吾卹廬吾語之以子嚴事君成愀然曰此我家寶子嚴得之乎子嚴乃子之徒則亦先考之徒也死者而有知豈不喜於泉下哉我亦欲謄寫藏之不識子嚴許焉否乎子嚴聞之惻然久之遂携來而贈之人或疑有神而使焉予曰昔者韓公得趙待御之函大喜後感其言而贈之今子嚴類之耳詎可疑諸抑斯本沒乎千里之外十有餘歲矣歸然不失其舊而竟落子嚴之手得非神之護之邪在宅邦猶且爾今君成奉而歸其鄉以傳後昆豈鄉神而有不護焉乎七經孟子考文叙曰靈祇所衛千載如新此言可以贊斯本也君成使予記之

五樂齋記

吾藩侍鑿江邨翁之齋號五樂謂樂空月花與酒茶也頃者語予曰我少而貧賤無所樂矣今列三揖之班優乎游乎獲有此樂君之寵靈不可忘所以號齋也然客有難之者曰此五者人之所同樂焉而非子之所獨豈宜專其號耶我未有以解之予曰庸詎傷客徒知人之同樂之而不知翁之大樂之也夫翁不怠君之寵靈豈一日忘其職乎觀於雪則思其技之淨潔不汙焉觀於月則思其術之機變隨時不忒焉

觀於花則思其劑之清醕如春陽焉於酒茶則亦思
一溫一涼各得其宜焉思斯格々斯能々斯功夫綠
其職而獲其樂緣其樂而有獲於其職循環靡窮斯
謂之大樂也是豈人之所得而同乎哉翁之號齋誠
當矣而所以答君之寵靈者亦存其中翁曰是非我
之所敢當也然予言足以為教諸為記之遂書以為
五樂齋記

古桂園記

播磨醫安積子叢花樵先生之曾孫也花樵先生吾
先考之所嘗師也然予未識子叢曩者浪華人有語

其溫和厚親狀者乃知其為孝弟之人矣頃者子發
囑予以其古桂園記曰園舊有古桂樹而枯而新蘖
榮實古根所生焉曰亦號古桂遂以余園不忘本也
予曰孝弟之人而不忘本豈徒哉蓋其心曰祖先遺
斯根我乃有斯桂是即祖先之桂也不可不愛焉既
以余園又使有緣於祖先者記之不然則予與予叢
無半面之素而有數百里之阻何必使予也是不忘
本之名在古根而其實在祖先矣所以為孝弟之人
也夫子發不忘桂之本豈忘業之本也亦其心曰祖
先遺斯基我乃有斯業是即祖先之業也不可不動

焉技於是乎暢術於是乎崇名於是乎芳豈不真古
桂園主也哉記先考嘗語予曰花樵先生居業多陰
德子孫必有興者今子發其慶乎古根之生新蘖之
榮亦可以為兆矣

說

酒說

其色如金其氣醉人或升而醉人或斗而醉人或小
醉或大醉而高士得之以成高俗夫得之以成俗酒
之機變實不可測也飲以待賓燕以會友若于月若

于風若干幽嶂深溪大海之上詩於是乎奇文於是
乎雄豈非酒之成高邪飲以招倡優燕以致滑稽誼
譟相集沉溺不厭家人憤親戚畔凡百醜態由此而
起豈非酒之成俗邪均是醉也而其所成如此異者
何也或曰非酒之成高也高士假酒自成焉耳非酒
之成俗也俗夫假酒自成焉耳然余不知酒之趣烏
識其言之當否又曰今世所奉佛者其色如酒醉人
尤甚其機變之不可測麤者得之以愈入清淨無欲
之地茲者得之以愈脩妄誕幻怪之言亦猶酒之於
高俗乎然余不媚佛之法烏識其必然否姑書之以

侯嘗醜黜味者

龍蟠堂說

蜿蜒起自地中而騰于霄漢之上躍于四瀆之表者
非龍之興耶醫之顯者匹夫而榮當良相名聲揚於
青雲之上猶龍之興乎寓于山于海于人間各千年
冥然不見蹤跡者非龍之潛耶醫之未顯者專用力
于學若十年若二十年而人莫之知猶龍之潛乎吾
藩醫赤松伯永常謀其堂號於予予號之曰龍蟠謂
其潛也蓋龍必先潛而後興未有不潛而興者也醫
必先學而後顯未有不學而顯者也所以取乎潛也

夫古之名流姑舍是在近世為山脇氏為後藤氏為
吉益氏為望月氏為山田氏為元倉氏為多紀氏瘍
科有華岡氏女科有賀川氏各雄飛一方矣然顧其
初亦皆學場之蟠龍耳伯永苟循其轍而進於繩其
武乎何有豈不伯永之志哉或曰數子者皆上等之
資質似不可學者也殊不知學之有道彼所易而得
我難之其所難則不會焉彼所佚而得我勞之其所
勞則不會焉彼所速而得我久之其所久則不會焉
誠如是也雖愚必詣雖篤必達况伯永聰慧之性豈
為不可學耶今茲甲子伯永游江都學于稻葉君之

門稻葉君乃多紀氏之高第弟子流風所在伯永果以蟠龍自居乎稻葉君果以蟠龍畜之乎五米九邑之成何如哉予刮目而俟其興乎爾元治改元甲子冬十二月朔日

跋

校本觀症并跋

自南涯翁竭力於長沙氏之道人々知斯道之所以為斯道者東西至大海之濱其功豈不蕩々乎大哉延其緒言此書實為規矩準繩於後進者也獨奈

寫之得傳授受之煩魯亥不斲矣不得觀而瞭然也於是乎吾抱節先生正其紕謬補其挂漏脩其位置舛戾之差且附以其并解遂致之剖劂將以使人々知此書之所以為規矩準繩於後進者不亦善續翁之功哉余小子竊嘉斯道之不墜謹題卷末云天保改元之冬

胎產新書跋

鑿之道二端曰博學曰精慮其實二者相須而成非博學以濶大其胸則慮不能精非精慮以活達其法則博學徒為長物後世膠柱之徒各執其一不知其

二是我非彼訛々相爭二者遂画封畛殊不知偏曰博學者必人門牆者也其弊也泥曰精慮者自信者也其弊也恣譬諸馬之鬻蹄與馴鷲鬻蹄者飛雲來乘風一日千里然其不逸者幾希馴鷲者驅而前引而止進退不差然不堪以周旋於中原均之非馬之良也唯馬之良與不良人能并之豎之有弊未有能識者今茲壬辰抱節先生胎產新書成矣其言皆博學以徵古精慮以裁今而不必古不必今要在行事何如耳意此書之行自信者或曰豎豈據書必人門牆者亦曰豎豈可違古夫積習之所錮透於骨髓豈可遽拔之余且繫此言以竢有夫濶大活達而不偏一者出已矣

行狀

先考梧菴翁行狀

天保十二年辛丑冬十二月十四日先考梧菴翁沒春秋七十二矣所著有塵芬抄五卷類題選四卷詩集三卷誄文集一卷叢句集四卷賡歌集二卷不肯玄輝謹藏之篋又欲謁大方君子之言題其端也乃狀之曰翁姓橘氏中谷諱順字仲順稱曰次梧菴其

号淡島柳沢之人父曰成三丈人世業農為邑小吏
翁其第二子其先則豐臣氏之武臣云然夸說華曹
丈人與翁之所耻是以其詳不傳也翁少而劇意讀
作洗洋百家之言最嗜誄哥於是乘本青蘿氏倡誄
歌於播磨川翁往師之回留數年寬政六年三月青
蘿氏牽其徒賡歌於二條公第翁與焉補弟子員及
青蘿氏沒又學鑿於安積花樵氏亦留數年從花樵
氏寓城山寄及花樵氏沒乃來於河内天河嗣塲田
龜計氏家以其女見配以鑿為業然不為人笑是以
其蹟泊如則益脩誄歌曰有所樹立不必循青蘿氏

然風旨零細與世異趣是以亦名不掩志也會青蘿
氏之嗣玉屑沒而無嗣其徒請翁嗣之時年五十七
人或老之翁慨然久之曰青蘿氏至死不我棄我豈
可以老不之報耶遂適播冒乘本氏歷踏山陽山陰
南海間名大彰徒滋進文政十三年三月牽其徒賡
歌於二條公第尋青蘿氏之故也拜宗匠班賜烏帽
水于未廣扇及白金繭絮然翁本有高尚之志及此
舉非其所欲也是以不復焉乃專誘其徒立芭蕉氏
祠叔堂區養奧人可大為嗣遂復本姓還河内時年
七十一於是乎河内人信翁之不徒往之嚮風然翁

既厭于應酬不欲汎交獨與故旧數輩玩書畫詩辭茗理時相延選逸然林亭之際一日游舟橋村途中暴疾遂没于輻有子五人多早世今存者仲女嫁黑川光廣者與玄輝耳玄輝昧誹歌又不能從翁於播也何以能盡其狀大方君子幸察諸

鑿按

一儒先生之母負疾胸腹支滿悶々不能食矣鑿以為水結心下乃與以大柴胡湯荏苒不治一日鑿之所劑者竭儒就藥舖取之誤取大承氣湯來進用數

貽下利數行疾卒然差爾後每發用之無不驗也及其知誤彼此相顧失笑而不解其所以差余追考之疾本得干穀氣壅塞也是則承氣所任無怪其差已獨怪儒謹厚之人何國致此誤惟其謹厚是所以得此天幸乎儒之誤也猶可說鑿之誤也不可說可不慎邪

鮑魚贊

鮑之有毒人誰不懼之然猶有啖而死者誠悅其味也設令鮑無可悅之味人豈有死焉者乎則不唯毒

之為毒而又味之為毒也不轉可懼乎是以君子每
于可悅者戒之咨厚豈獨于鮑哉

明詔甲午四月初七日門下西川子吉書之

雲漢集卷之下

河內 中谷輝著

中馬玄仙翁墓碑銘

蓋予之始釋褐于本藩也主醫官中馬玄仙翁爾來
相得猶血族矣今茲安政二年乙卯夏六月八日翁
卒春秋八十有五喪主玄岱塋之於朝崇山栖賢寺
遂使予銘其碑陰翁諱兼峻號如雲中馬其姓玄仙
其稱初稱仙橘中稱仙卿後改玄仙皆先君恭安公
所賜也碑面所題識慈性院玄翁玄仙居士乃其法
謚而猶用玄仙字者在君之所賜也乃祖玄恭諱兼

茂始仕本藩任于江戶郎中乃父玄澤諱潤從尼崎
乃母太幡氏白河藩士之女翁幼學於家庭修古方
家之言又悅望鹿門醫官玄稿等書齡十六已能幹
其蠱遂顯乎遠近來請治者年進一年東迄河泉西
及播而灘諸邑之人最信之雖三尺童子亦識其為
良醫焉恭安公早器之乃以游伴受俸三口時齡十
五特例也及承其家擢侍醫領十五口尋進士班加
三口歷高尚公仕尚德公乃領祿百二十石及今公
二加賜至百六十石是日又賜時袍暨短襖皆有本
藩徽章亦特例也公又察翁所好以馬托焉前後三

次其號春風者實公之衆曰命有司修其厩遂賜鞭
二使得縱跨之自餘恩賜若干家乘錄之去夏解職
今夏係病沒前數日子往訪之壁上有詩曰回思八
十有餘年世路周旋夢惚然已有君恩賜骸骨優游
今日入黃泉觀者皆稱其真率予則謂不獨此詩為
然其平素所以居業皆然嘗有問藥價者而不能答
焉以不留意生理也夫如此尚何有自緣飾以飭人
哉所以為良醫也所著有發明論藏于家配下見氏
舉八子一男嗣吹田松下氏一女嫁三田關戶氏一
女嫁大坂福原氏一女嫁同藩吉弘氏一男一女猶

在家一男一女先沒相以弟兼善為嗣即玄岱也銘
曰
業得厥名祿壽厥材夢學覺學何蹟之愧朝宗之
上栖賢之城覺學夢學優游罔極

津田永二墓銘

日者大澤氏使予題福田童子之墓今又請題津田
童子之墓予曰二童子皆生于七松村而游我門今
但在幽冥之中時或共望其鄉而言父母兄弟親戚
明友事予又共講其業而言我事予我既有言於福

田童子之墓矣豈可獨無言於津田童子之墓哉遂
書以授之童子名有喜稱永二性溫柔我未見其有
所爭也明治三年庚午秋八月二十八日病痢而沒
年十有五矣父立正業醫童子沒後數日亦病痢而
沒母貴田氏銘曰

溫柔其性誰不愛之其逝忽諸亦誰不悲

東畷藤澤先生墓碑

東畷藤澤先生諱甫字元發東畷其號藤澤其姓東
讚香川安原人少業古學受於城山中山子以經術

文童聞又常游瓊浦嫺象昏之言來下惟於浪華時
中州古學掃地久矣先生乃以興復為己任倡導頗
盡心於是乎往々鄉風來行束脩者東西至千里之
外焉副鎮豐罔侯吾尼碕侯等亦請以為賓師嘉永
壬子秋讚藩舉以為學官而浪華之佳如故也元治
甲子春先生從藩侯於京師時大府公在二條城聞
其名召俾執謁殿上藩侯榮之賜葵章禮服暨白金
先生既還浪華冬十二月十六日以病卒於瓦坊僑
居春秋七十一矣著書若干弟子傳之配阿部氏亦
東讚人先歿男恒字君成墓先生於城南齡延寺境

前有誤傳先生徒業隨時風者先生聞之慨然有詩
今勒以代銘曰

關里文章眾說遷吾曹所守有師傅如今豈為非
譽動一片丹心七十年

渡邊懿齋墓碣銘

西新田村醫渡邊輯平來請題其父懿齋翁墓碣曰
家翁諱順懿號好古称元安懿齋其老後之別號性
溫柔愛人而人亦愛之少喪父母往浪華脩業津田
氏之門八年孜孜不怠遂行乎遠通焉吾家業醫若

于世而翁為最盛也安政六年己未三月十一日病
遊春秋七十一、墓于武庫川側家姥寺本氏育七子
伯元仲先翁沒仲要人尋翁沒叔即不肯出住于今
津村李元益承家餘皆女或適人或早世蓋方翁之
喪父母也昆弟九人皆不勝衣家道之弗絕一綫耳
以見翁之能處難處矣是寧可使其墓無字邪予與
要人俱藤澤氏門人也則不可辭於輯平之請遂書
其言繫以銘

艱苦成業家運式起子孫相承莫墜厥美

雲漢狂人壽藏碑

狂人姓中谷氏名輝字南明河內天河人因號雲漢
受業東畷藤澤夫子仕尼碯藩為正業館督學然性
恣縱不勝勤日與少年戲談笑傲而已所以為狂人
也今茲明治癸酉年六十二卜大阪齡延寺境以為
壽藏乃夫子墳墓所在遂自題之曰
生為狂人死為狂鬼誰愛我者夫子在此

復三輪見龍

七月中旬之書再拜誦之諄々乎聖教數端懇側之

情勃然於墨間何鬼愛之甚也僕雖寡文乎所相識
不啻數十人而切以思之披瀝胸襟者足下者一兩
人耳唯至謂痘瘡治法全具于傷寒論池田氏不足
學則僕未能信焉蓋寶歷間豪傑之鑿交與各唱長
沙氏之道專主張傷寒論而他書盡廢焉自是以還
世之雷同者家畜傷寒論人口長沙氏遂至以此臨
萬病足下自幼習染之深過取爾夫傷寒論之為書
實唯論傷寒不及雜病而傷寒自有傷寒之法雜病
自有雜病之法豈可以此施彼邪故長沙氏別論雜
病者可以徵已方今之士徒讀書而不知其主意所

在且求備于一書不自知其疾者往往為爾僕奉抱
節先生之教傷寒求之傷寒論雜病求之金匱要畧
二書之所不載則求之他書自唐宋之諸書以至吾
邦諸家之所著莫有不求求之漸博覺其有味痘瘡
之治求之池田氏者亦為是故也大抵學問之法猶
匠之作方圓圓則求諸規方則求諸矩此此彼彼直
道以用之古之道為然且夫池田氏之於痘瘡世家
專門非區々拘鑿之所能及豈可廢焉乎足下聰明
之資若博通群書就其可求而求之亦將知其有味
足下其勗諸足下又謂羚羊犀角無効豈無効乎亦

不試已試則知其有知矣頃者或人之言頗類足下然僕一例不置答惡其爭也唯足下愛僕如前所言則豈得熱乎而止邪故陳鄙懷致之左右足下幸無罪唐突承求覽鄙文頗不堪報愧然既受足下之愛亦何掩其拙謹應命乞無吝正斧眩下秋殺劇伏惟自重九月望日

與高橋食山

河內鑿生橋玄輝回家父謹致一言左右玄輝聞之家父之言先生嘗行鑿於加古川之上而不為人信

而不毫屈撓其所為卓々乎非眩流之所能及其及大藩興庠序選諸學士先生督其課先生乃當其任夫庠序之課歷肆詩書六經詩書六經皆古之言也鑿雖取之意而古之書亦具存焉苟能通古之言則左右逢原猶何難乎鑿也况詩書六經皆仁之物而鑿不外於仁矣先生督庠序之課詩書六經之言固有諸已以此為鑿雖不信於人亦何傷乎玄輝業鑿有年于茲苟聞有其人未嘗不慕也苟有所慕未嘗無所請也况先生之卓々乎况家父之相善乎是焉可不致一言左右哉韓子曰情已至而言不從小人

之所不為也、玄輝亦云爾、先生憫其情、不以其愚與其進、不以其狂、賜之一言之報、不唯玄輝感德、家父亦與有^有幸哉、不勝汲々之思、玄輝再拜

與陰山環翠

古人云、來病君子、所以為瘡耳、僕乃係焉、庶免為小人乎、唯天質怯弱、恐不堪焉、欲請高劑、輕其任、先生幸有意

與難波伯温

去月在浪華、獲雄文若干首、適上非復前日、比僕久不接華牘、竊謂足下將無省外交、專力讀作乎、至是

知其不謬、不亦愉快哉、其文曰、大丈夫何事冊子、僕又謂足下將無期諸大成、不欲苟露英氣乎、他日復知其不謬、則何但今之愉快已哉、不盡

復田中君業

接尺一、聞都下多疫患、足下周旋^旋不暇、無乃賢勞乎、雖然、此人而^有此任、此道而^有此用、况足下之所憤、豈可徒而止邪、君業足下、勿怠自今而往、以立身以起家、以藉重乎、都下百萬戶、君業足下、勿怠、僕齡長於足下、而才不及焉、乃承下門、何以能置答、請無怪之、蒙致續類聚方、抱節先生之業、實可謂精矣、足下

之唯黃益佳僕亦不能無言當面時不宜

與築山子行

足下不來僕不往者既三年矣以僕之家政無常而
知足下奉養尊大人之不遑也雖然足下有令弟之
在焉孰與僕之單子然僕嚮入浪華遇令弟於水
邨氏竊觀其志非安水邨氏者然亦欲效足下之命
而後動蓋水邨氏大都之宿賢於其業乎何有但令
弟頗注意詞藻不欲徒事鑿也而足下之於令弟似
不顧之者也夫凡人之於弟猶能與其所求從其所
嚮况足下之孝友出其性豈獨恣然乎愈益知奉養

尊大人之不遑哉雖然奉養之道亦廣矣僕竊觀尊
大人之志非安養體之養者誠欲令蘭玉生階除也
念浪華有藤夫子在焉實當今之文宗而僕與足下
所嘗師事也足下使令弟從游之乎燕口之所成不
無爛然可觀者也是令弟之所志而尊大人所安豈
非足下奉養之至計耶足下才穎之人固不待吾言
而後識之唯歲月如流少壯不再志士之所悲故僕
欲足下急之已萬惟心昭不罄

與田中君葉

書至則知尊王母違養以足下之純孝亦皇天之不

弔與雖然尊王母壽垂八旬見孫則有若足下而殉其子此世之所願而不易獲焉而尊王母便獲之不亦福人乎足下其勿貽不堪喪之謂哉謹弔 抱節先生舟行夜過不眷僕與足下蓋非不欲眷此行公事實不得已也然僕悵甚書以鳴之轉致是幸

與藤野鉉伯

當此焯々之時宦游千里書劔如飛何其壯也朝而琵琶湖之上夕而富嶽之下其他峻嶽大澤獻技相接轎前亦何快也遠有三輪生參有匹田生浪華有田中生送者去而迎者至且此行陪從抱節先生既無

索居之歎又有猶父之懼亦何樂也僕養病八旬許不能張祖燕路旁而致一辭之祝八月之期延領旌之不次

答友人

承問論語宰予晝寢章孔子之言蓋有所為也朱子曰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是或然之不可以此輕視宰我矣晝寢古來以為晝寢得之物翁引內寢正寢以為晝處于寢不必然也列子黃帝篇云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

氏之國其為白晝假寐無可疑者矣物翁又引左傳
趙宣子假寐之事以為晝寐不可深責愚按宣子夙
起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人情之所或然固不可責
之宰我得聖人師學之當汲々然維日不足而且爾
晝寐豈可同視乎且魔本將賊彼者一旦覩彼恭敬
幡然心感又安遑論其假寐焉孔子誘彼者勸一進
百術有不可看者亦豈可同視乎朽木前漢書董仲
舒傳作腐朽之木四字文勢頌穩雅蓋論語舊如此
而後世誤脫耳下子曰胡氏說為衍者為是此章固
一日之言二於予與語脉相通者可以見已餘如是

下說

石川
書
角
片
類

右雲漢集借和田氏抄錄之

明治甲午四月十日夜一校了 華陰直

明治甲午四月十日西川八十吉書寫了

